

# 食事



## 面线糊

□吴莉莉

在泉州,问哪家店的面线糊最好吃,就像在重庆探寻最地道的火锅一样,答案总是千差万别。但无论是谁,都会认同一点:泉州的面线糊不仅仅是一道美食,它是从黎明到深夜,贯穿老少心灵的一份温暖。

新桥边上的一家面线糊店,是一对夫妻开的。店不大,正对着门,是半排贴墙的长桌,门左边是三张两人座的桌子。门右边,就是用玻璃窗围起来的点餐区了。

点什么配料,丰俭由人,就算什么都不加,只要一碗面线糊清汤也行。配料种类繁多,有现炒的猪肝、虾仁、海蛎、蛏子、鱿鱼、醋肉、煎蛋等,还有锅里咕咕冒气泡的卤大肠、卤豆腐、卤鸡蛋——这些食材是越煮味越浓。

另一口大锅,煮面线糊清汤。先用小火将大骨熬出味,螃蟹剔出肉,或者巴浪鱼煮熟切碎,和虾皮一起倒入大骨汤中,继续熬煮。再将那细如发、白如棉的面线撒入。番薯粉勾芡,绕锅一圈缓缓倒入,丢少许盐,搅拌,顿时香味四起,一锅晶莹剔透、浓稠顺滑的面线糊清汤便大功告成了。

锅边还摆着胡椒粉、葱花、香菜末和泡当归的白酒等调料,篮筐里装着油条和马蹄酥。掌勺的王阿姨,体胖,圆脸,一头卷发。她老公则在旁边帮忙打包,端盘子,收拾桌子。忙不过来时,会持另一根大柄勺子来打面线糊。

顾客来时,她先问:“大碗小碗?”随即用胖手指一翻,一碗在手,再问:“加什么?”手持小铁勺,从一盘盘配料里这里刮一勺,那里刮两块,好似画家往调色盘里蘸不同颜料。若你加的是醋肉,她夹起一块酥脆的醋肉,悬在碗上空,咔嚓咔嚓几下剪成条状掉入碗中。之后换一把长柄大勺子,舀起满满一勺热气腾腾的面线糊清汤,浇在配料碗里,不多不少,正好齐边。她又问:“葱花料酒

都加吗?”得到肯定后,当归酒、胡椒粉、葱花、香菜末铺在面线糊上。

鲜甜的味道弥漫开,深吸一口气,不禁满口生津。轻轻舀起一勺面线糊,那丝丝分明、近乎透明的汤汁上漂浮着翠绿的香菜末,这不就是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的美学吗?吹两口气,送到唇边,舔溜一下,顿觉浑身一颤,丝滑鲜美的味道直钻肺部。于是一口接着一口往嘴里送,连吞一句的时间也没有,只有不住地摇头,又点头。生怕一停下来,那份鲜就长腿跑了似的。

卤蛋的口感恰到好处,炒猪肝嫩滑美味,醋肉的焦香里多了一份温柔的“外衣”……最好来一根油条,掰一块,浸入面线糊中,那份在油锅里膨胀的骄傲,顿时被面线糊“收拾”得服服帖帖,成了入口即化的另一番美味。

端起碗,仰头张嘴,最后几滴面线糊比赛般滑入口中。这才



(CFP图)

心满意足地起身,打个饱嗝,额头渗出细细的一层密汗又问,浑身暖暖的,充满了力量,好像自己又有用不完的气力了。

小时候,最盼望课间点心时间。每每铃声还没响,我们就能闻到那股清鲜的美味,小馋虫蠢蠢欲动,直往窗外张望。果然,看见两位老师一左一右提一桶面线糊放在教室门口。我们迫不及待端起杯子,围着铁桶。老师打一勺面线糊进杯子里,送一句叮嘱:“小心烫啊,吃了补充能量。”

面线糊是泉州的“古早味”,也是活跃在每个泉州人细胞中的古早记忆。



忧勤是美德,太苦则无以适性情;淡泊是高风,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。



## 怀念一棵树

□周牵连

在时光的长河中,有这样一棵老树,它如一位沧桑的老者,静守在我老家寨坂内掘的一隅,名为破子。“行人不见树栽时,树见行人几回老。”它见证了无数村人的来来往往,岁月在它的年轮里刻下深深的痕迹,那是生命的印记。

西溪上的风在寒夜中喃喃呓语,似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,却不知向谁倾诉。寒冷随之蔓延,从夜至昼。而关于破子的噩耗,也在这寒冷中如重锤般敲在我的心上。当那“遗体”照片被我学生截图传来,我满心的震惊与不愿相信。与小学老师许老师通话,那一句“破子真的没了”,如寒风刺骨。村里的议论纷纷,那些曾经的合拍照,都成了刺痛我心灵的针。

我站在高坪山下,悼念破子。它就那样静静地躺在路边,残枝败叶,往昔的风华不再。据说它是一棵有177岁高龄的老树啊,破布子、破布木、破果子,这些都是它的名字。虽有“破”字,却并不破败,它是一棵果树,只是我还未得见它开花结果、金黄灿烂之景,它便离去了。我和文友各揪一片树皮,那余温尚存的体味,似是它最后的叹息。

它长在高坪山下沟缝边,那山矮小而平凡,它却在另一方天地有着独特的意义。在进学堂旧厝左前方,它与厝相互依偎。不知是先有树,还是先有厝,历史在岁月中模糊了答案。

它的果实,虽名字带着“破”字,却有着别样的价值。冬春交际开花,花期漫长,六月成熟的果子,没有寻常果实的甜,却有独特的甘味。它能食用,可作佐料,还有药用价值,能助消化、去腥、降火。果子成熟的金黄略带点红色,满树都是诱人的存在,我是够不着,但鸟儿可以。我知道乡村树上结果子的时候,鸟儿们在人类够不着的地方,正进行着一场持续很久的盛宴与狂欢。它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乡村的宝藏。

我与它不过三面之缘。在喝茶泡古时初闻它,带文友采风时见它两次,一次是光秃秃却枝丫纵横、年岁沧桑,一次是春来叶茂青翠,文友盘桓树底许久,我还与老友下到沟底,探寻它的根与岁月。而这第三次,它却无奈躺平。

虽说“莫怪虹无影,如今小雪时”,但我对它的怀念深深。它是高坪山前世今生的见证,是进学堂存在的记忆。我未食过它的果,却似能想象鸟儿在它的枝头狂欢盛宴的场景。树老了,枝丫多了,故事多了,荫蔽也多了,它与这片土地和生灵有着深深的情感。

我怀念它,也怀念消失的每一棵树。它们从乡村角落离去,却在我记忆深处扎根,长成心中的树林。老家每一棵消逝的树,都值得我怀念,因为草木亦有情,每一棵树都是大地的精灵,在岁月中留下了属于它们的传奇。



## 黄叶飞

- 况属高风晚,山山黄叶飞。——唐·王勃《山中》
- 万顷白波逐宿鹭,一林黄叶送残蝉。——唐·郑谷《江际》
- 风定留黄叶,波清白沙。——宋·王炎《溪上晚上》
- 愁心故宫树,片片落寒霜。——明·王恭《黄叶》
- 金风浦上吹黄叶,一夜纷纷满客舟。——唐·戎昱《宿湘江》
- 凋尽千丛翠,都缘一片金。——明·区大相《席上同咏黄叶》
- 谁念西风独自凉,萧萧黄叶闭疏窗,沉思往事立残阳。——清·纳兰性德《浣溪沙·谁念西风独自凉》

## 诗语 江畔册页

□林秋蓉

一叶木筏  
从遥远的北宋驶来  
唧唧轧轧的桨声在此时  
具有点睛之笔的作用

当北风轻轻诵读流水的分行  
炊烟和牛哞开始凝固  
桥头的竹林吱吱作响  
抖落三四粒  
绿锈剥落的颤音,犹如  
一盏流觞在古画里入定  
我饱蘸一滴洛阳江水的羊毫  
有了悠长的诗意倾泻

浩浩江水和古榕告诉我  
一缕弹拨潮音的气生根  
在月满之夜  
化作反弹琵琶的飞天  
多少年来,它一边谱曲  
一边吟哦岁月的长短句  
镇风塔、石将军、白鹭  
与晨雾里那个磨镜的人  
倏地喑声。凝神谛听  
波涛叩击海门的韵律

## 回首



随着我年岁渐长,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,我们举家搬离城镇,来到城市居住,外公外婆也被接到舅舅的套房安享晚年。每当我迈入舅舅家的大门,外婆总会习惯性地问我“怎么来了?”“吃了没?”,她钻进厨房,洗手做羹汤,捧上热腾腾的饭菜。我们坐在橙黄色的灯光下,一碗地瓜稀饭下肚,就着鲜嫩多汁的炖三层肉,舌头一卷,牙齿上一合,弹牙的肉在舌尖绽放,肉汁在唇舌间四溢,美妙的味道依然熟悉。看着外婆满是褶子的笑脸和灰白的头发,我的思绪也被拉回到童年的日子。

我的童年首先是一条初尝人间滋味的年幼舌头。用妈妈的说法,我出生百天就“吃了”一百只小鸡——喝的炖小鸡汤。在人家还在喝奶粉的时候,我已经尝试喝一些稀饭,干饭也吃得比同龄人早。等我再长大一点,有更多机会吃到闽南古早味。年轻的舌头就是好使,闽南的美食极大地启发了我的味蕾,时至今日,我还是心心念念着这些小时候的味道。

家常菜我一定配一集动画片,地瓜汤

## 童年慢生活

□纪巧灵

里的地瓜是金黄酥香的,热热的汤入腹,胃舒服得都要张开;炖蛋有土鸡蛋香浓的腥味,里边的碎肉弹牙鲜嫩;鸡汤是我的最爱,我埋头大快朵颐,外公外婆坐在旁边慈爱地盯着我,说些好玩的话来逗我。过节的时候外婆家热闹了,桌上的菜也丰富极了。端午节的粽子咸香,冬至的炖羊肉令人欲罢不能。过年时的大肠灌猪血弹牙香糯,炸年货也外酥里嫩,全家人都围坐在老房子的大桌子上,边吃边说笑,进入嘴里的食物转化成丰沛的能量蔓延向四肢五脏,桌上一片喜气洋洋。

我的童年其次是乡下的慢生活。外公外婆住的是教师公寓——在乡镇分配的老房子,退休以后他们闲不下来,就在小区后面开辟了一小片田地,种一些水果。中间是一棵低矮但茁壮的龙眼树,每到丰收的季节,外公外婆在树上把枝条折下来,我举着筐像小猴一样左右乱窜接枝条。他们还栽了一整面墙的罗汉果,果实酸但甘甜。还有一块地专门种西瓜,长出来的瓜小小一个,我最终还是没吃到,外公说不甜。我最喜欢角落有三条狗,外公允许我牵那只最乖的小白,它是长卷毛,眼睛黑



(CFP图)

黑的圆溜溜,看起来个头最小,走起路来却横冲直撞,我在绳的这头,它在绳的那头,这让我小小的心盛满欢欣与成就感。

晚上,老人们常坐在平坦院子里的长条石凳上,用富有腔调的闽南话讲八卦拉家常,石凳凉凉的很舒服。静谧的夜里交谈的声音交错,让人愉悦得昏昏欲睡,如果再来碗酸粉,简直幸福得要晕倒了。乡间的空气清新,夜色深邃,群星闪烁,依偎在外婆身边,幸福感像血液一样从四肢缓缓涌入心脏。

我的童年生活是单纯的,是外公外婆为我撑起全部的世界,我全心全意地依赖他们。日子是单调重复的,但对于那时的我而言,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概念,永远只有眼前的平淡幸福和满足。



## 雾凇岛

□宋小娟

荡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微风吹拂着,犹如置身冰雪童话世界。

雾凇岛地处松花江,两岸树茂枝繁,冬日里江水升腾的水雾,遇冷在树上凝结成霜花,当地人又叫“树挂”。阳光透过稀薄的晨雾洒在树枝上,枝头凝结的霜花熠熠生辉,随着太阳冉冉升起,松花江面上的雾气渐渐消散。面对晴空万里,我静静地凝视着,雾凇绽放迷人的风姿,将江两岸装扮得洁白透亮,千姿百态的雾凇,震撼人们的心灵。

俗话说“夜看雾,晨看挂,待到近午赏落花”,此前从没有看过雾凇的我,更是希

望将雾凇从无到有,从有到无的全过程都收进自己的视野里。雾凇像一朵朵娇艳欲滴的花朵,绽放在湖面上,让人心旷神怡。阳光下闪烁的雾凇,像五彩斑斓的宝石,一颗颗缀在树枝上,点缀在江面上,令人惊叹不已。“夜色温柔,雾凇如玉”,夜晚的雾凇岛,更是令人陶醉。湖面上的雾凇在黑夜里散发出迷人的光芒,仿佛一颗颗闪烁的星星,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氛围。面对大自然创造的神奇魅力,让我专注于眼前的美景,不忍睡去。

我们走进了雾凇岛东侧的韩屯村,冬季的村子和周围的田野都被厚厚的雾凇覆盖。置身于增通村,朝阳金色的光芒慢慢点燃了洁白的世界,我们好似脱离了尘世,不染尘埃,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。

在渡口,我们乘坐轮渡,环绕雾凇岛一周,从轮渡上欣赏雾凇景观更是奇妙。松柳凝霜挂雪,好似朵朵白云,排排雪浪,无比壮观。柳树结银花,松树绽银菊,十里江堤,被江雾染得一片银白,升腾的水雾让对岸的景色若隐若现。

在这里,我观赏到了冰川的壮观,感受到了雪的柔软与纯净,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底蕴。来到这里,当然要好好玩雪了。这里可以堆雪人,我们与自己堆的雪人一起合影,我们还体验了滑雪,坐上了马拉爬犁,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,在这里打一场雪仗。在雪地里打个滚,好似回到了童年。我们也一起体验了泼冰花的游戏,看着撒出去的热水在空中炸成花,形成一道白色的圈圈,甚是新奇。

走进雾凇岛,好似走进了冬日的童话,偶遇一场奇妙的冰雪奇缘。



(CFP图)

常听人说起“天下雾凇看吉林,吉林雾凇甲天下”,初冬,我和同伴慕名来到了人间仙境——东北吉林雾凇岛。一江寒水清,两岸琼花凝,眺望枝头戴玉披银的霜花,独具丰韵。

江水怀抱下的雾凇岛雾凇树奇,显得神秘而柔美,让我误以为走进了冰雪的梦幻仙境。听身边的同伴说,在1985年,吉林雾凇岛就与桂林山水、云南石林、长江三峡并列列为“中国四大自然奇观”。

漫步在清晨的雾凇岛,松花江静静地流淌,飘



## 稻花香里忆父亲

□刘辉煌

正是稻谷收割的季节。极目四望,谷粒饱满的金色植株漫村遍野,稻香扑面而来。麻雀、斑鸠等小鸟叽叽喳喳结伴而来,肆意地享受着乡村美食。趁着天气晴朗,左邻右舍男女老少都下田抢收了。唰唰的割稻声听上去很有节奏和韵味。刀起稻落,割稻子的人越割越起劲。此情此景,让我想起了父亲。

父亲是个种田的“好把式”,我家的稻子总是在他的侍弄下,长势喜人。一株稻秧,经历了播种、耕田、插秧、施肥、灌溉、除草、除虫等农事,才能完成华丽蝶变。

稻香总能让父亲陶醉。印象中,每到割稻时,父亲总会情不自禁地捧一把饱满的稻粒捏在手里,用长满老茧的手指轻轻一捻,稻子就脱去了壳。再一吹,稻壳随风飘飞,剩下晶莹的稻米。随手抓几粒放进嘴里,新米煮出来的粥,香糯可口,那种米香真是沁人心脾,至今难忘。

但割稻子的苦却是非亲历难以言表的。锋利的稻叶从手臂上、脸上、身上划过,



(CFP图)

血珠直冒,带有碱性的汗水淌过,皮肤又辣又痒又疼。汗水浸湿了头发和衣裳,脸上的汗还未来得及擦,就落进了眼里。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,干了又湿,湿了又干,形成一块块汗渍凝成的“地图”。金黄的稻浪夹杂着父亲丰收的喜悦,也夹杂着我几乎绝望的心理,什么时候能到头啊?几天下来,我的皮肤晒得黝黑,胳膊、臂膀还脱了层薄膜似的皮。这时,父亲通常会循循善诱:要好好读书啊,不读书以后只能干农活了!

此时此刻,站在稻浪深处,我闻到了稻

田里散发出的那种亲切熟稔的气息,闻到了生我养我的泥土芬芳。我仿佛又回到了纯真的少年时代,父亲带着我在稻田里忙碌。看着稻花开了,看着稻花谢了,看到稻子灌浆了,看到稻粒饱胀了。那是全家人的希望,它带着父亲的舐犊之情,目送我走出乡村。

每每想起父亲,闪现在我脑海中的总是他在烈日下劳作的身影,透过斗笠下被汗水包围着眼睛,炯炯有神且又深邃坚定,他挑着沉重的粪桶,在崎岖蜿蜒的田埂上健步如飞。由于长期超负荷劳作,父亲总是腰酸背痛,每个晚上,我总是用温热的泡了米酒的生姜给他擦式痛处,缓解疲乏,父亲已经去世20多年了,但他那被晒成暗红色的脊背,一直在我眼前晃动,一如生前。

父亲身材高大,腰板挺直,步伐矫健。他为人耿直,说话风趣幽默,妙语连珠。我太时常回忆说,和父亲聊天是件很轻松开心的事,他经常在五分钟里会蹦出三四个成语,令人忍俊不禁,而他自己也总是爽朗大笑起来。父亲做事干脆利落,他不仅要